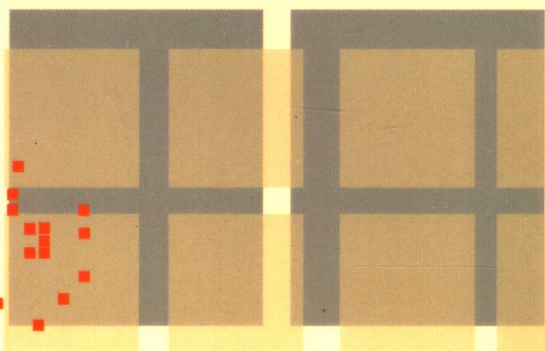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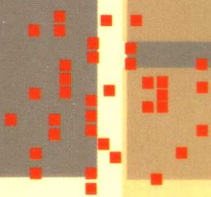


中国英语教师丛书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

蓝纯 著

丛书主编 顾曰国
陈国华
王初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中国英语教师丛书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

蓝纯 著

丛书主编 顾曰国
陈国华
王初明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北京 BEIJIN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蓝纯著.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1
(中国英语教师丛书)
ISBN 7-5600-4673-8

I. 认… II. 蓝… III. ①认知科学: 语言学—研究 ②隐喻—研究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06008 号

出 版 人: 李朋义

责任编辑: 刘 佳

封面设计: 刘海波 韩晓梦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7.25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600-4673-8

定 价: 9.90 元

* * *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出版社负责调换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总序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00年引进和出版了国外《当代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文库》首批54种，次年再次推出58种，对中国读者来说《文库》是名副其实的雪中送炭，所引起的空前的反响足以为证。它不仅仅成为语言学界的一件美谈，也不失为一种文化现象。它的底层是中华学子对知识的渴求和力图洋为中用、科学强国的治学动机。它使人们回想起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情景。被船坚炮利的洋人攻破国门，引发了中西文化史无前例的碰撞。采东、西洋谋自强很快取得共识。问题是采什么？如何采？“西学中源”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用夷变夏”论，等等，成为西学东渐争论的焦点。

以本人较为熟悉的修辞学为例。陈望道把五四新文化时期称为“中外修辞学说竞争时期”。这是因为根据宗廷虎、李金苓（《中国修辞学通史·近现代卷》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最早引进国外修辞学说的是汤振常的《修词学教科书》（1905）。我们因此可以说，汉语古代修辞学是土生土长的，只有输出，没有输入。输出的典型例子就是唐代来长安留学的日本僧人空海（法号遍照金刚，追封尊号弘法大师，774—835）。他的《文镜秘府论》，“唐人巨言，近在其中”（王利器校注，1983，前言引《半江暇笔》，第11页）。汉语现代修辞学是中外修辞学碰撞后的产物。陈望道认为中国修辞学的独立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来做一个自然的界线”（《修辞学发凡》1962 [1932]:274）。西方的 rhetoric 进入中国后，学者的反应可以归为五类：（1）西体中用（西方的理论原封不动，换上中文的例子）；（2）西法中用（西方的分类法，换上中文的例子）；（3）选择性的引进；（4）批判性的引进；（5）全盘否定。这段时期距今达百年，我们可以说有了足够的时空来品头论足。直觉的判断是和第（1）和

第(5)的历史沉淀甚少,第(2)、(3)、(4)对后有启迪和开创之处较多。深究起来这个评语并不公允。因为西体中用在中西文化初期碰撞时起到了引进来的作用,全盘否定则起到了当头棒喝、避免盲目崇拜的作用。然而,这并不等于说采西学的方式无论怎样都是可取的。如对西学一知半解,对国学又浮于皮毛,却同时摆出一副专家的气派在引进西方 rhetoric 时就不乏其例。这是要引以为戒的。

至此,读者也许要问,上面这段议论跟为本书作序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非也。篇首提到的《文库》凡112部,都是西人所著。作为该《文库》的延续,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策划出版另一个系列,宗旨是推出我国学者洋为中用的研究成果。如果说《文库》是栽种施肥的举措,那么新系列则是开花结果的收获。这次推出的有4部,分别是董燕萍的《心理语言学与外语教学》、何安平《语料库语言学与英语教学》、张德禄、苗兴伟、李学宁的《功能语言学与外语教学》和蓝纯的《认知语言学与隐喻研究》。尽管它们的研究主题不同,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力图中西结合,推陈出新。作为这些著作的第一读者,本人自然有些读后感。上文关于五四新文化时期引进西方 rhetoric 的一段文字,正是本人在读这些著作时所引发的回忆。在此写成文字,分享读者,本人以为作为序言是再好不过的了。读者也许会从中得到启迪,用历史的立体的眼光来审读这个新系列,作出自己的评价。

顾曰国

2004年9月于北京

目 录

■ 引言	1
■ 第一章 认知科学一瞥	3
1.1 从柏拉图开始	3
1.2 认知科学的主要分支和研究目标	5
1.3 认知科学的三个再现层面	6
1.4 三个再现层面之间的关联	10
1.5 小结	12
■ 第二章 原型论：认知语言学的范畴理论	13
2.1 范畴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性	13
2.2 传统的范畴观	14
2.2.1 关于 [颜色]	14
2.2.2 亚里士多德	16
2.2.3 传统的范畴观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17
2.3 另一种范畴观	19
2.3.1 关于 [颜色]	19
2.3.2 维特根斯坦	21
2.3.3 原型：范畴的内部结构	23
2.3.4 基本层次范畴：范畴与范畴之间	32
2.3.5 原型论对语言学研究的影响	35
2.3.5.1 原型论对语义研究的影响	35
2.3.5.2 原型论对语言结构研究的影响	39
2.3.5.3 原型论对范畴习得研究的影响	41
2.4 小结	41
■ 第三章 经验现实主义：认知语言学的哲学观	45
3.1 客观主义	46

3.1.1	客观主义的世界观	46
3.1.2	客观主义的认知观和语言观	47
3.1.3	关于认知和人体的关系	50
3.1.4	客观主义所反映出的直觉知识	51
3.1.5	客观主义的遗产	53
3.2	经验现实主义	55
3.2.1	意义与结构	56
3.2.1.1	意义从何而来?	56
3.2.1.2	意义的结构从何而来?	56
3.2.1.3	两个相关问题	57
3.2.2	意象图式	58
3.2.2.1	容器图式	60
3.2.2.2	步出容器的不同方式	62
3.2.2.3	其他的意象图式	65
3.2.3	理想认知模式	68
3.2.3.1	[大学生]	69
3.2.3.2	[BACHELOR]	69
3.2.3.3	[LIE]	70
3.2.3.4	[母亲]	72
3.3	小结	74

第四章 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现状

4.1	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的分歧	77
4.1.1	生成语言学	78
4.1.2	认知语言学	78
4.1.3	关于语法的天赋论和自主论	79
4.1.3.1	否定倒装	81
4.1.3.2	并列结构	83
4.1.4	小结	85
4.2	认知语义学	87
4.2.1	语义学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	88
4.2.2	对语义学理论的分类	89
4.2.3	认知语义学的六条原则	90
4.2.4	认知语义学的研究重点	91

4.3	认知语言学的三个研究路向	92
4.3.1	突显观	95
4.3.1.1	角色 / 背景的分离与方位关系	95
4.3.1.2	角色 / 背景的分离与句子结构	97
4.3.1.3	其他的突显和认知程序	98
4.3.2	注意观	102
4.3.2.1	框架和视角	102
4.3.2.2	餐馆脚本	105
4.4	小结	108
第五章	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	111
5.1	隐喻的普遍性	112
5.2	隐喻的认知本质	113
5.3	隐喻的系统性	115
5.4	隐喻的内在结构: 跨域映射	115
5.5	隐喻的经验基础和隐喻的实现	119
5.6	隐喻的分类	122
5.7	关于认知隐喻研究的批评意见	124
5.8	认知隐喻研究所面临的问题	128
第六章	英汉空间隐喻对比	131
6.1	空间隐喻	131
6.2	语料收集	133
6.3	作为意象图式概念的 UP, DOWN, SHANG 和 XIA	134
6.4	SHANG 和 XIA	138
6.4.1	数量 (QUANTITY)	139
6.4.2	社会等级 (SOCIAL HIERARCHY)	141
6.4.3	时间 (TIME)	143
6.4.3.1	时间的流逝是沿横向坐标的运动	145
6.4.3.2	时间的流逝是沿纵向坐标的运动	147
6.4.3.3	TIME-AS-SPACE 的经验基础和实现方式	149
6.4.4	状态 (STATES)	150
6.4.5	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	154
6.4.6	小结	159
6.5	UP 和 DOWN	159

6.5.1	QUANTITY	160
6.5.2	SOCIAL HIERARCHY	162
6.5.3	TIME	163
6.5.3.1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HORIZONTAL AXIS	164
6.5.3.2	TIME PASSING IS MOTION ALONG VERTICAL AXIS	166
6.5.4	STATES	168
6.5.5	从纵向轴到横向轴的延伸	175
6.6	小结	176

■ 第七章 汉语和英语的诗歌比喻和借代

7.1	作为修辞格的比喻和借代	179
7.2	作为认知概念的比喻和借代	180
7.3	近期英语文献中关于诗歌比喻的研究	181
7.3.1	D. Freeman 对 <i>Macbeth</i> 的研究	181
7.3.2	A. Sanchez 对 <i>Romeo and Juliet</i> 的研究	182
7.3.3	M. Freeman 对 Emily Dickinson 的诗歌的研究	183
7.3.4	P. Deane 关于 Yeats 的名诗 <i>The Second Coming</i> 的研究	183
7.4	关于秦观词的传统研究	184
7.5	秦观词中的比喻和借代	184
7.5.1	秦观词中的借代	185
7.5.1.1	部分代整体	185
7.5.1.2	典型代一般	187
7.5.1.3	特征代物体	189
7.5.1.4	地点代人	189
7.5.2	秦观词中的比喻	190
7.5.2.1	抽象概念为具体物体	190
7.5.2.2	自然现象为人	193
7.5.2.3	植物 / 动物 / 无生命物体是人	194
7.6	小结	196

■ 结语

■ 参考文献

引言

认知语言学，顾名思义，有两个重点，一为认知，一为语言。关于前者，认知语言学主要是借鉴了认知科学的其他领域——如认知和发展心理学 (cognitive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认知人类学 (cognitive anthropology)、神经生物学 (neurology) 等——对大脑和思维所进行的研究，并以语言学研究中的发现来为其提供佐证；关于后者，认知语言学是站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现代语言学研究取得的长足进步之上，吸取其精华，反思其不能正视和回答的问题，力求从一个新的认知的角度作出解释。换言之，认知语言学既研究人类的认知对语言的方方面面所产生的影响，也研究人类的语言又如何反过来影响人类对世界的认知。

读者可能注意到，在本书的标题里除了“认知语言学”这一生疏的名词之外，还有一个熟悉的名词“隐喻” (metaphor)。隐喻是什么？就是比喻的一种，就是打比方，比如“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比如“My love is a red red rose”。这样花一般的语言也能跟认知语言学挂上钩吗？答案是肯定的，因为在认知语言学家眼里，这种生动美丽的修辞反映了人类一种基本的认知方式。

本书共分七章，前三章讨论认知，主要包括认知科学综述、认知语言学的范畴观和哲学观；第四章讨论如何从认知的角度展开语言学研究，主要包括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 (generative linguistics) 的分歧，认知语言学里的认知语法研究 (cognitive grammar) 和认知语义学研究 (cognitive semantics)，以及认知语言学的三个研究路径；最后三章讨论从认知的角度看隐喻，在总述认知语言学的隐喻研究之后，以汉语和英语的空间隐喻及诗歌隐喻为例作了较详细的阐述。

第一章

认知科学一瞥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以来，认知语言学作为一种新的解释语言现象的路向 (approach)，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蓬勃发展。认知语言学是广义的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起自一个基本前提：“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层次‘认知’。” (Svorou 1994)

在本章我们将认知语言学置于认知科学的大背景之下，主要分析认知科学的两个目标和三个再现层面，看看在这幅广阔的画面中认知语言学占据了怎样的一隅。

1.1 从柏拉图开始

在柏拉图的一个著名对话 *Meno* 中，苏格拉底考问一个年轻奴隶的几何知识。一开始这名奴隶显得信心十足，告诉苏格拉底边长为 2 尺的正方形面积是 4 平方尺。可是接下来在回答苏格拉底的诘问时，他又说面积为 8 平方尺的正方形边长为 4 尺，苏格拉底于是认定这名奴隶的几何知识是完全混乱的，他根本不知道正方形的边长应是面积的开方。

在这个对话的主要部分，苏格拉底进行了穷追不舍的提问，可怜的奴隶疲于应付。通过几轮来来往往的问答，苏格拉底终于成功地让那名奴隶明白边长为 4 尺的正方形面积是 16 平方尺，而不是像他原来以为的 8 平方尺，而且

一个面积为8平方尺的正方形是可以被内切入面积为16平方尺的正方形中的。至此，苏格拉底的目的达到了——他向那名奴隶的主人 Menon 证明了这名奴隶原来就具备一切必要的进行各种几何关系换算的知识。

我们在这里之所以提及这段对话，是因为它绝不仅仅是在探讨一个奴隶所掌握的几何知识究竟有多少，而是记录了人类历史上也许是最早的一次对于知识的本质的反思：知识从何而来？由什么组成？在人的心智中以何种方式再现？我们从中甚至可以窥见一个关于知识的理论雏形——不管它正确也好，错误也好。

从这个对话可以看出，柏拉图认为（按对话所录，也当是苏格拉底的观点），最纯粹的知识是数学及其引发的相关学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仅能偶尔捕捉到最纯粹的知识的一点影子。柏拉图还认为人天生就拥有理解各种几何知识乃至所有其他知识的能力，教育的目的只不过是这种与生俱来的潜在能力激活。

在接下来的两千多年中，古希腊人对于探究知识本质的热情一直影响着西方的学术传统。在整个中世纪，占据统治地位的是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那时探讨知识的本源是神学家的专利。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启蒙运动时期，哲学家们继续着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开始从新兴的实验科学的发现中汲取养料，比如笛卡儿、洛克和康德。到了19世纪末，新的学科和新的哲学流派不断涌现，其中不少都声称以探究人类心智的奥秘为主要目的。

今天，新一代的认知科学家们站在前辈的肩膀上，循着新的视角，仍在试图解答2500年前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困惑的问题：什么叫做有知？什么叫做无知？什么是正确的知识？什么是错误的知识？大致说来，认知科学家们的研究对象有两个，一是被人类所认知的，即外部世界中的客体；二是认知外部世界的人，包括人的感知系统、学习机制、记忆和理性等。知识的本源是什么？知识怎样被存储？怎样被标注？又怎样会丢失？聪明人与蠢笨的人之间有怎样的差别？什么样的人学习起来得心应手？什么样的人学习特别费劲？儿童怎样习得知识？原始部落的成员、脑部受伤的病人以及接受了现代教育的科学家之间在习得知识方面会有怎样的不同？这些都是吸引着现代认知

科学家们的。

另外，现代的认知科学家们还同古希腊哲学家一样，探究有关知识的载体的各种问题：什么叫做形式？什么叫做意象？什么叫做概念？什么叫做词语？这些知识的再现方式之间有怎样的联系？认知科学家们尤其反思语言对人类的认知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他们注意到语言在赋予人力量的同时，也隐藏着陷阱。他们还反思“知”这一认知活动的本质：人为什么想知道？人的知识受到哪些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人能在多大程度上科学地认识自己的知识？

可以看出，虽然中间横亘着两千多年的时空距离，但现代的认知科学在力求揭示人类知识的奥秘上与古希腊人是相通的。当然，现代的认知科学也有它全新的一面：认知科学家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将自己困在书斋中作内省似的冥思苦想，而是不断运用最新的实验方法检验自己的理论和假设。新的学科——比如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计算机语言学（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不断涌现，新的问题——比如人造机器的思维潜能——不断挑战着既有的认识。认知科学家们将各相关领域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融入自己的研究，这当中最重要的是计算机的运用和计算机科学的日新月异——这极有可能改变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对人类心智的认识。

1.2 认知科学的主要分支和研究目标

认知科学覆盖的范围很宽，至少包括：

人工智能：这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的利用电子计算机模拟人类智力活动的科研领域，即由机器代替人的智能来完成某项工作，如识字、读书、谈话、下棋、解答数学和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等（《辞海》1979：697）；

心理学：这是研究心理规律——即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性格等心理特性——的科学（《辞海》1979：3641）；

神经病学：这是医学科学中的一门临床学科，研究神经系统（包括脑、脊髓和周围神经）及其附属结构（如脑膜、脑血管、肌肉等）的器质性和功能性疾病的病因、发病原理、病理过程、症状、诊断和防治等问题（《辞海》1979：3629）；

人类学：这是研究人类的体质特征、类型及其变化规律的科学，包括从猿到人的演变过程，人体发育中的体质发展和增进，世界各人种的形成过程、地理分布及其相互关系（《辞海》1979：696）。

另外还有生理学、神经生理学、解剖学等等，不一而足。总的说来，认知科学有两个目标，其一是解释性的（explanatory），旨在通过对人类认知活动（如计算、推理、归类、命名、创作等）的研究建立一套理论，用以解释认知的各个层面，这些理论再交由实验和电脑模拟来检验。其二是构建性的（constructive），旨在通过研制电脑、机器人等智能机器，构建能独立完成不同认知任务的人工体系（Gardenfors 1996）。

1.3 认知科学的三个再现层面

无论是实现解释性的目标还是实现构建性的目标，对认知科学研究来说一个关键的问题都是如何有效地模拟认知体系的再现方式（representations）。目前，解决这一问题有三种主要路向，即符号再现（symbolic level）、概念再现（conceptual level）和次概念再现（sub-conceptual level）（Gardenfors 1996）。符号再现这一路向的基本假设是认知体系的运转就像一台计算机，认知从本质上说是按照一套特定的规则对抽象符号进行操作，在整个运作过程中符号的意义不起任何作用。人脑作为符号运作的物质基础，在符号再现路向中被认为与再现过程无关，因为在人脑中可以达到的思维状态在计算机中也可以同样实现。总体说来，人脑被视为一个运算机器，它接收感官系统输入的信息，生发符号性的句子，在这些句子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操作，然后将它们转成口头的或非口头的行为输送出去。在语言学领域曾居主导地位的生成语言学（generative linguistics）就属于认知科学中的符号再现路向。

次概念再现这一路向认为认知活动主要由各种不同信息之间的联系（associations）承载，如 Dellarosa 所述：

在空间或时间上同时发生的事件在人的大脑里会建立起联系。有共同的意义或类似的物理属性的事件在人的大脑里

也会彼此关联。当大脑里的某一个单元被激活，与该单元有联系的其他单元也会连带着被激活，至于它们被激活的程度则取决于它们与最早被激活的那个单元的联系强弱。从这一假设出发来解释人类思维的奥秘对研究者来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它似乎抓住了人类思维活动的一个基本特点：当我们思考、推理或冥想的时候，总是一个想法连带串起许多想法。（Dellarosa 1988: 29, 转引自 Gardenfors 1998）

次概念再现路向的主要代表是使用人工神经网络（artificial neuron networks, 简称 ANNs）来模拟各思维单元之间的联系的关联论（connectionism）。一个庞杂的关联体系由大量虽然简单、但却密切相连的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平行处理所接收的信息（process in parallel）（这与大多数符号再现系统不同，后者的信息处理通常是线性的（serial））。整个神经网络中并没有一个中央控制神经元，每一个神经元都是一个独立的信息处理器，在被激活之后，将自己接收到的信息传递给与之相连的其他神经元。整个神经网络的行为由初始的激活状态和各神经元之间的联系来决定。简单地讲，关联论的再现体系可被视为一个由大量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联系组成的多维空间（high-dimensional space）。

符号再现和次概念再现都对揭示认知的奥秘起了积极的作用。例如，符号再现使我们对数理思维有了初步的认识，而次概念再现则研制出了能完成某些相对简单的认知任务（比如看物体和动作控制）的人工神经网络。但是，当面临一些较复杂的认知活动，如范畴化和概念形成时，符号再现和次概念再现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参见 Fauconnier 1997: 188, Langacker 1997）。认识到这一问题之后，Gardenfors（1996）提出在符号再现层面和次概念再现层面之间插入一个起桥梁作用的概念再现层面，他认为神经病学和认知心理学研究都为这一提议提供了理论依据（参见 Mandler 1992: 587, Zeeman 1977: 287）。例如，早在 1977 年神经病学专家 Zeeman 就撰文指出：

对于大脑研究来说目前迫切需要的是一个中间层次（即概念层次）的理论。在微观层面（即次概念再现层面）上的

理论有神经病学，通过描述神经元的变化和染色体结合的进程来解释大脑的静态结构。在宏观层面（即符号再现层面）上的理论有心理学，通过研究本能和记忆来解释大脑的静态结构，动态行为则被认为与思考、感觉、观察有关。如果不加入一个中间层次的衔接的话，那么这一微观层面和这一宏观层面之间的鸿沟难以跨越。所以现在急需有关大脑动态行为的完善的中间层面的理论。（Zeeman 1977: 287）

Gardenfors 声称概念再现层面有解决符号再现和次概念再现都不能解决的难题的潜力。Langacker（1987, 1997）在详述自己的认知语法理论时，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事实上，不仅仅是认知语法，整个认知语言学研究都是在概念再现层面展开的，这与属于符号再现层面的生成语言学形成对照。

为了更好地理解符号再现、概念再现和次概念再现这三个层面之间的关系，我们不妨将人类认知所要再现的世界想象成一片热带丛林，人类在其中匍匐穿行，追寻各自不同的方向。假设我们的任务是描述某一次丛林中的行程。在最开始的阶段，丛林中完全没有路，当然更没有路标，深陷其中的人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更不用说画出地图了。这时我们只能从一个很低级、很繁琐的层面来展开描述，比如：

向那棵最粗的树走两步，然后左拐，弯腰从一根横斜的树干下钻过去，向右转 45 度，越过那块大青石板……

确切地说，在这一初级阶段，要想清楚地用语言表述丛林中的一段路程几乎是不可能的，最好的办法是自己去走一遍。这种初级阶段的描述对应于我们上文所说的次概念层面，人在丛林中的一举一动对应于神经网络系统中一个一个被先后激活、接收和输出信息的神经元。

随着时间的流逝，丛林中人类的活动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周围的环境，比如那块挡道的大青石板被搬走了，那根横斜的树枝被折断扔掉了，人的来回穿梭会逐渐在没有路的地方踩出隐约的路径，使得后来